

文献天地

古籍插图中的古人生

□ 陈红彦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河图、洛书是远古时代流传下来的两幅神秘图案，源自天上星宿，蕴含着宇宙星象密码，被认为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河图”的“河”，指星河、银河。河图最初的原型是一条白色旋转的龙，它围绕中点运转，中点是北极星。这幅图在后来演变成了一黑一白两条龙，逐渐成为了今人熟悉的太极阴阳图。在古人的观测中，北极星是唯一不动的星，河图纹上正是北极星的这个位置。河图之象至简至易，又深邃无穷。“洛书”是“脉络图”，是表述天地空间变化脉络的图案。河图洛书是中华文化、阴阳五行术数之源。最早记录在《尚书》之中，其次在《易传》之中，诸子百家多有记述。河图洛书早期出处来自《易传·系辞》中的“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汉代儒士认为，河图就是八卦，而洛书就是《尚书》中的《洪范九畴》。《周易》和《洪范》两书，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在哲学、政治学、军事学、伦理学、美学、文学诸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中国历史文化渊源的河图洛书，功不可没。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这两幅神秘图案，历来被认为是河洛文化的滥觞。2014年11月11日，河图洛书传说经国务院批准还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就文献而言，岩画、壁画、金石、陶器、简帛上或者以图画为主，或者图文并茂。目前学界公认的古籍的概念最早的是简帛，在长沙子弹库楚墓就出土了《人物御龙图》，这件帛书现在湖南博物馆收藏。

在印刷技术发明和使用之前，古籍是以写本形式存在的。1900年6月26日在西北边陲的敦煌，随着无意间敦煌藏经洞的开启，6万多件4至11世纪的敦煌遗书呈现在眼前。敦煌遗书绝大部分是写本，也有零星的早期刻本。这些写本文献中有不少精美的图像，如《佛名经》里就展示了不同的佛的模样。



图1 BD15289 贤劫千佛名经卷上

又如，现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的唐咸通九年（868）《金刚经》，是有确切纪年的最早的雕版印刷品，可以看出当时的雕版印刷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图中不光有人物形象、背光，还有场景、服饰等。



图2 唐咸通九年刻本《金刚经》

近年来对版画和插图的研究也逐渐成为热点。各时期版印古籍中版画的题材非常丰富。比如《三礼图》和《五服图解》，明确记载了不同场合适用什么样的服饰，这也是我们了解古人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



图3 宋淳熙二年（1175）镇江府学刻公文纸印本《新定三礼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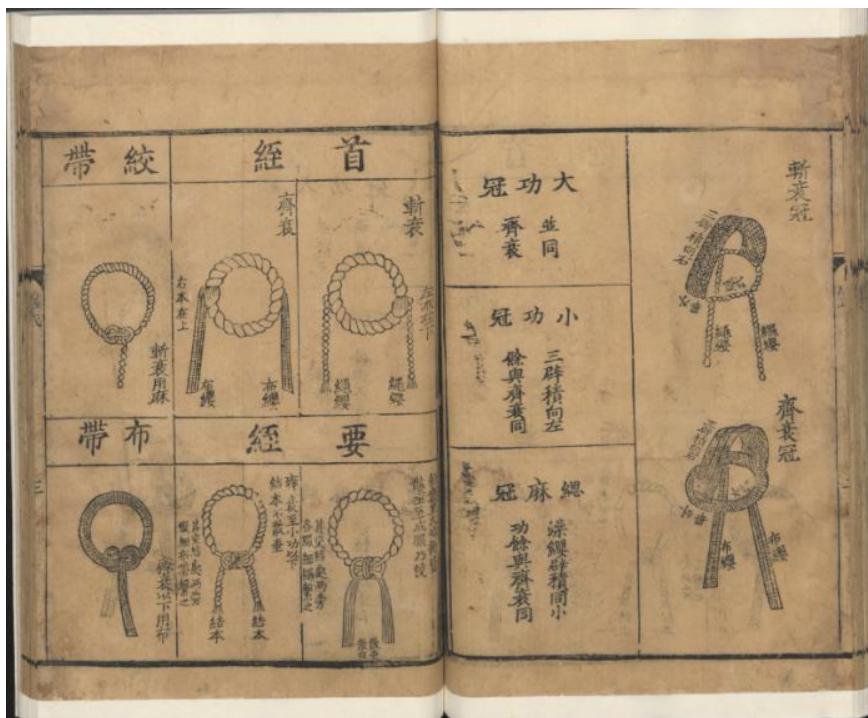


图4 元泰定元年（1324）杭州路儒学刻本《五服图解》

又如，在古代的音乐文献中，如《尚书图》《琴谱合璧》等，里面不仅有文字记载还有插图配合，能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古代的音乐器具、名物制度等。目前，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做“中国古籍图典资源库”项目仅仅是用了其中的一部分，但还有很多值得发掘的内容以及更多的研究、利用前景和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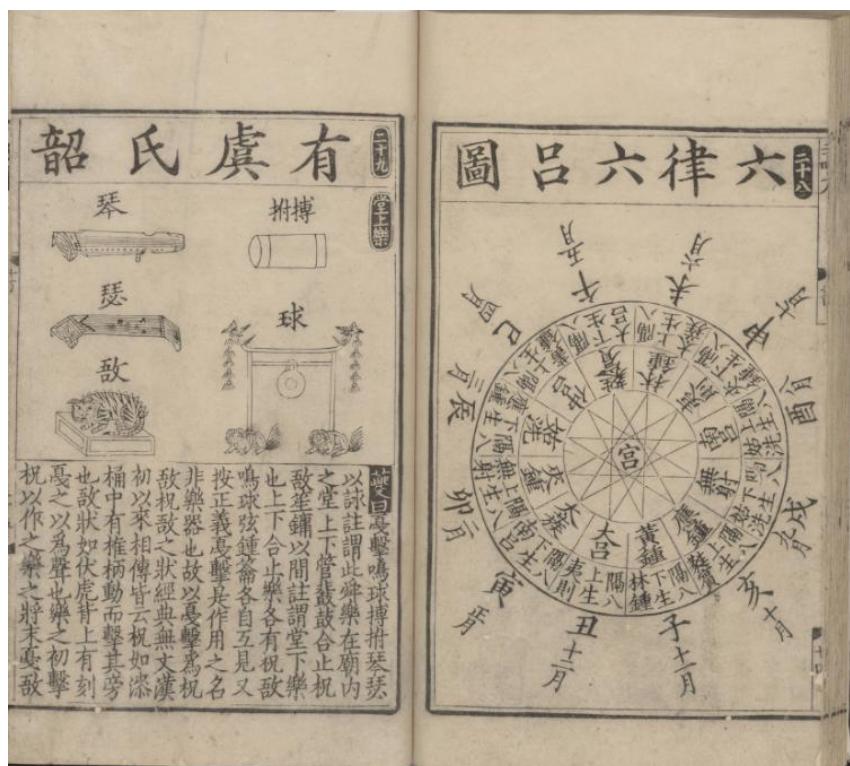


图5 宋刻本《尚书图》



图6 明万历李嘉遇刻本《琴谱合璧二种》

除汉文古籍外，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的插图也是非常丰富的。如西夏文的《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内容除反映了西夏时期佛教在当地的传播情况外，还包含了一幅《西夏译经图》，形象地描绘了西夏译经的译场列位以及皇太后、皇帝重视译经，亲临译场的生动情景，对于图中的人物及其列位，也值得进一步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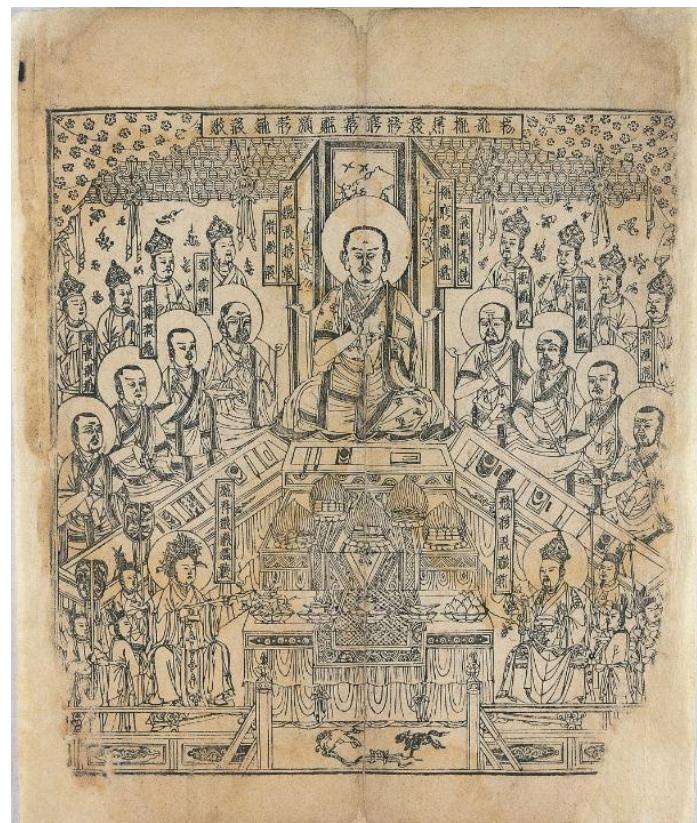


图7 西夏译经图

《凌烟阁功臣图》把唐朝的24位重要的功臣，用线描的方式呈现出来。其实当时这些功臣长什么样，我们现在谁也不知道。但有了这些图至少有了这些人物各自的特点，能让我们对他们建立一个基本的概念。



图8 清康熙七年(1668)柱笏堂刻本《凌烟阁功臣图》

国家图书馆藏蒙古时期平阳刻本《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中，为每个药附一个图，还有对药物药性的描述，目的是保证取药准确。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刻本来挖掘一些现在可能失传的药物。



图9 蒙古定宗四年(1249)张存惠晦明轩刻本《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

宋版《忘忧清乐集》里记载了最早的19道围棋，围棋史研究者过去普遍认为南北朝以前，中国围棋的棋艺水平只有十七道。但宋本《忘忧清乐集》中的《孙策诏吕范弈棋局面》是19道。这个重要的记载给围棋史研究者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当年陈毅副总理还让国家图书馆修复室的师傅做了一个复制件，把它送给了日本友人，就是以正视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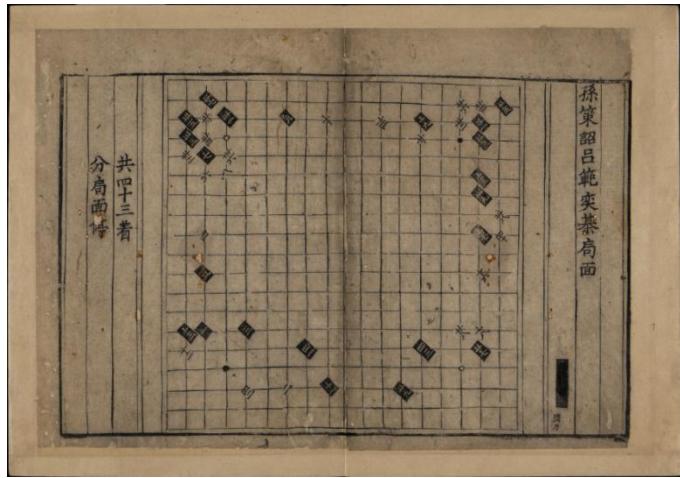


图 10 宋刻本《忘忧清乐集》

另外，在版画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坐隐先生精订捷径奕谱》，六版连成一幅下围棋的画面，为徽派版画上乘之作，反映了主人理想中的隐逸生活，作者汪廷讷与儒释道三家在园林里下围棋，画中的山石、器具、座椅，以及人物服饰都有不同的特点，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情景，也可以用做图像的复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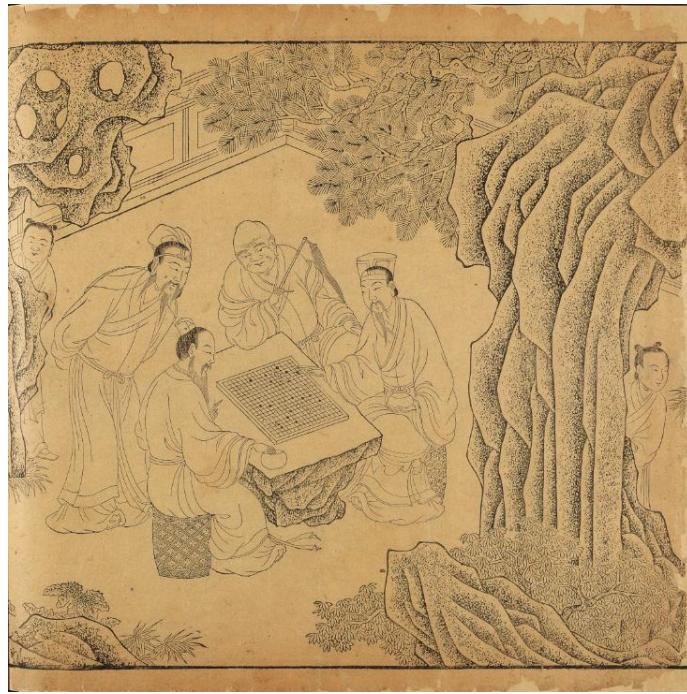


图 11 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汪氏环翠堂刻本《坐隐先生精订捷径奕谱》

明代内府刻本《赐号太和先生像赞》，高76厘米，宽55.5厘米，开本比《永乐大典》还大，是国家图书馆馆藏中开本最大的古籍。书的内容基本上都是以图的形式来表现，因为

明代的皇上信道，所以书中有很多跟道教有关的事，内容比较有趣。书中反映明代宫廷生活的很多内容。如果能做相关的加工，也是很有价值的资料。



图 12 明司礼监刻本《赐号太和先生相赞》

我们国家是一个农业大国，古籍中跟农业有关者也非常多。《农政全书》《耕织图》都从各个方面反映了古人的农耕生活。《农书》中还有活字印刷的机器——转字轮盘的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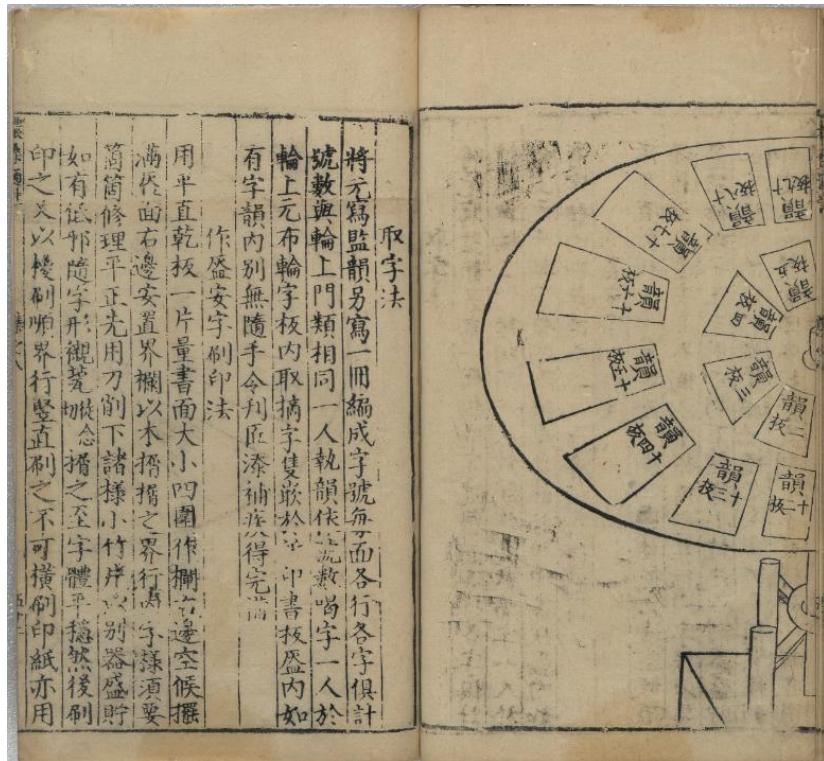


图 13 明嘉靖九年（1530）山东布政司刻本农书活字板韵轮图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曾经出版彩绘《北京民间风俗百图》，其中也体现了当年京城市井生活的全貌，比如剃头图中就详细展示了工具、挑子、箱子以及服饰等。



图 14 清彩绘本《北京民间风俗百图》

短版拱花的《十竹斋画谱》《十竹斋笺谱》里对各种的植物反映得十分丰富、详细。《程氏墨苑》是中国明代墨模雕刻图谱集，它是在墨上呈现图案。《芥子园画传》中单独有一卷就是把各种花、草等元素切分开来，教你怎么画的，这个已经和我们现在的这种切分有点类似，就让大家通过一个局部去了解，然后再把局部整合在一起，这是学习绘画的一个重要方式。国家图书馆曾就《芥子园画传》中的元素做了很多文创，包括杯子、藏书票、贺卡、笔记本、帆布包等，可以看出，这种对古籍元素的应用前景是非常广泛的。



图 15 清乾隆刻本《芥子园画传三集》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做了“中国古籍图典资源库”的介绍片，里面有国家典籍博物馆的大门，大门的设计灵感来源于我们馆藏《永乐大典》的一幅插图。当时在设计大门的时候，铜雕大师朱炳仁设计了几幅都不满意。后来见到《永乐大典》的插图得到灵感，他以此为蓝本设计了典籍博物馆的大门。这是现实生活中对古籍元素活化利用的一个经典案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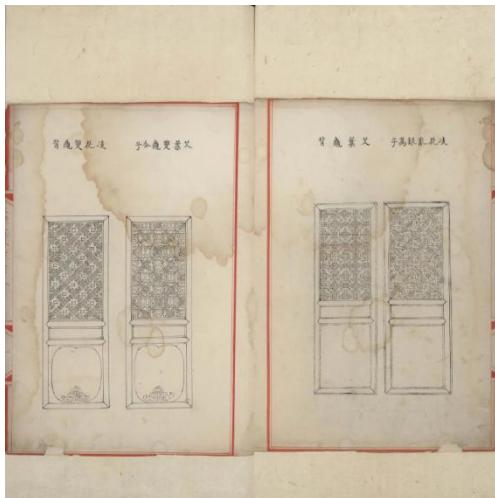


图 16 《永乐大典》卷三千五百十八至三千五百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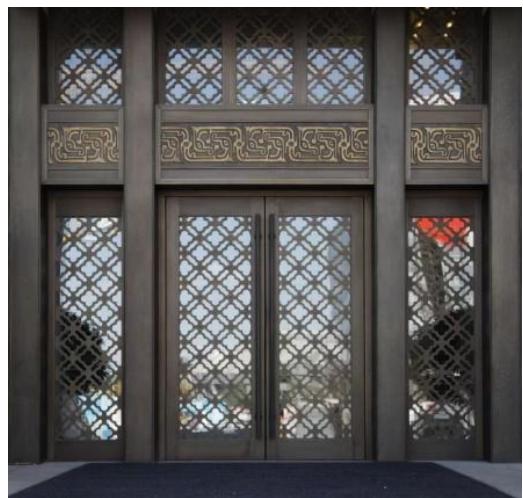


图 17 典籍博物馆大门

古籍图像资源在日常生活、在文创中运用活化。这些来源于古人生活的图像，通过这样的活化利用，进入当代人的生活，不仅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更能为传统文化的传承提供“落脚点”，让古籍中的内涵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一部分，这样传统文化才能真的“活”着。